

著名作家格非：

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 下

张琰

格非 本名刘勇，1964年生于江苏丹徒，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、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，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“江南三部曲”（《人面桃花》《山河入梦》《春尽江南》）及《望春风》《敌人》《边缘》《欲望的旗帜》，中短篇小说《隐身衣》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《褐色鸟群》《迷舟》等。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《雪隐鹭鹭》《小说叙事研究》《格非散文》等。其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意、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。



我们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胸襟，加强与世界各国作家、艺术家之间的交流，学习并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学和思想成果。

问 您曾以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为例来说明文化特殊性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。晚年漂泊外地的杜甫遇见了故人李龟年，唤醒了杜甫多年前在崔九堂前、岐王宅里的记忆，万千心绪乱如麻，使得“崔九堂前几度闻，岐王宅里寻常见”这几句看似平常的陈述具有了难

以言说的悲伤意境。不懂那段历史的人就无法理解这首诗的精妙之处。所以说中国文化、语言的特殊性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学独特的意境。而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和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，从具体形式到表达的主题和题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您认为当今的文学创

作者如何寻找并守护我们文化、语言的特殊性？

格非：中国文化、文学以及语言方式的特殊性是存在的。我们在阅读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作品时，也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文明和文化的特色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如

果我们还要继续追问这种特殊性是如何产生的，就会涉及到这种特殊性与“他者”的关系。一般来说，所谓的特殊性总是在比较中产生的。没有比较和交流，就谈不上特殊性。

我在给学生上课时，时常会举到一个例子：如果莫言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，没有参军，没有离开家乡，没有来到北京生活，他会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？相对于城市生活而言，乡村生活当然有它的特殊

性。可是如果你去问一个足不出户的农民，乡村生活有何特点，他恐怕什么都说不出来，但只要他进了城，知道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，特殊性马上就会显示出来——所有与城市不同的东西，都构成特殊性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和影响是一个事实。另一个事实是，这种影响和冲击，也会反过来促使中国作家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传统。比如说，“国学”

这个概念蔚然成风，就是从近现代开始的。

当然，对于近现代以来形成的“西方中心主义”思潮，对于那种“中国的书一本也不要读”的极端化论调，应当进行切实的反思与清理。我们必须认真研读几千年来代代承续的中国传统文化、文学遗产，与此同时，我们应该具有更开阔的胸襟，加强与世界各国作家、艺术家之间的交流，学习并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学和思想成果。

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。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波澜壮阔，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和素材。同时，现实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也给作家们的写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

问 党的十八大以后，与反腐相关的很多词汇形成了一类热门话语，例如“打虎”“拍蝇”“猎狐”“塌方式腐败”“圈子文化”“‘四风’隐身衣”“断崖式降级”“回马枪”“治病树、拔烂树”等等。从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这类话语的价值？它们会给当代文学带来创作经验吗？

格非：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工作以及相关热门话语，是我们正

在经历的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且，这些话语，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凝炼概括，形象生动。当作家在反映、表现社会现实时，这类话语为作家提供了具体可感的现实氛围，当然具有特殊价值。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，这类话语时常出现在“反腐小说”，尤其是网络平台的公众交流中。事实上，这些话语也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经验的一部分，自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适当的呈现。

问 在我国发展史上，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先秦时期，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，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。20世纪初，在五卅新文化运动中，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，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。如今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扮演怎样一种角色？

格非：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应当首先认真思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。在过去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，文学的功能通常被界定为三种，即教化功能、审美功能和提供娱乐产品的功能。这么说可能不够具体。以我个人粗浅的观点来说，我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，既要的现实负责，同时也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。

根据我个人的考察，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家，一般来说，都具有两个视野。一个视野是关注并投身现实，另一个视野，则是回溯历史并展望未来。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，司马迁、杜甫、白居易都是如此。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，但也有绍续《春秋》，正风俗、明是

非，为未来立言的远大抱负。杜甫和白居易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、表现民间疾苦的诗，但他们的诗同时也是诗史，立足于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。从杜甫的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这样的诗句中，从司马迁“藏之名山、传之后世”这样的自我期许中，我们都能感受到文学写作与长远目标的关系。

我们不妨以刚才提到的反腐为例。腐败毫无疑问是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，作家作为知识者，直接关注并反映这一社会问题，创作反腐题材小说，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。另一方面，虽说当今的腐败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，但腐败问题并不是首次在中国社会出现，腐败

的产生也有极其复杂的社会、文化、法律和道德背景，在反腐败的同时，对于社会、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思考，也是文学的基本任务。

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。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波澜壮阔，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和素材。同时，现实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也给作家们的写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仅仅依靠外部粗浅的观察，是无法把握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的。所以说，作家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现实中，不断开拓自己的胸襟和视野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历史意识、人文和艺术修养，才有可能写出反映时代真实的优秀作品。

我觉得网络文学也很好，今天的读者需要网络文学，所以它出现了，应运而生。

问 您曾在《文学的邀约》一书中提出：“当文学（特别是小说）赖以存在的故事被电影和电视攫取后，沦为次一级存在的‘文学’，其根本出路何在？”结合如今的趋势，您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？大众口味娱乐化的趋势是否会对你们的创作产生影响？

格非：我们知道，西方最早讲故事的文体是史诗。后来小说出现了，把讲故事的权力从诗歌手里抢了过来，但诗歌并没有消亡。讲故事的权力让给小说之后，迫使诗歌开始重新界定自己，从而获得新生。电影和电视剧成为最重要的讲故事的载体之后，小说也面临相似的问题。这个

问题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就出现了。

我认为，电影和电视剧虽然也讲故事，但故事的呈现方式，是让观众直接观看。而小说的故事呈现则必须通过想象。表面上看，在作用受众的方式上，小说的劣势很明显。不过，劣势有时候也会成为优势。银

幕上的林黛玉和小说中的林黛玉，哪一个更有吸引力？有时真的很难说。因为小说的特点在于通过文字激发读者想象的力量，而想象是没有边界的。所以，我认为小说在讲故事方面仍有影视不可替代的地方。如果是简单地“复现”一个场景和事件，小说当然不如影视，但如果文字本身有巨大的魅力，意在言外，境像邈远，让人逸兴遄飞，回味无穷，劣势就会转化为优势。

问 您如何看待当下大热的网络文学及其衍生品？在网络文学的冲击下，传统的严肃文学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影响力？

格非：网络文学我看得不多，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通常都写得太长，令人望而生畏，读完颇费时力。不过，我也会时常思考这个问题：网络小说写得那么长，到底有什么必要？这么一想，问题还真有点复杂。我们知道，现在的电视剧通常很长，如果每天播一两集，差不多要一个月才能看完。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也很长，看完也需要很长时间。那么，今天的网络小说与电视剧、明清章回体小说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？我认为，公众在接受这



类作品时，有两个基本目的，一是欣赏，二是陪伴，而且，陪伴是主要目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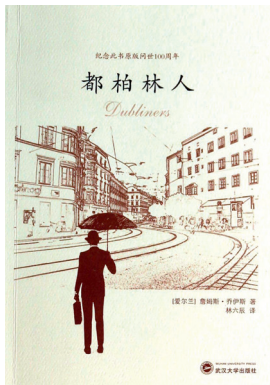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文学，有不同的功能，有的是提供慰藉，有的提供意义，有的是作家把自己的苦恼跟读者作交换，有的就是提供娱乐产品。各有各的价值，看你怎么选择。我觉得网络文学也很好，今天的读者需要网络文学，所以它出现了，应运而生。我们看待今天的文学，要区别来看，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趋向平民，社会越发展对这些人越有利。我们不应该建议所有人：“你一定要去读《尤利西斯》，而不要读《盗墓笔记》。”这是不对的。因为读哪个作品，都是他们的

权利，都是正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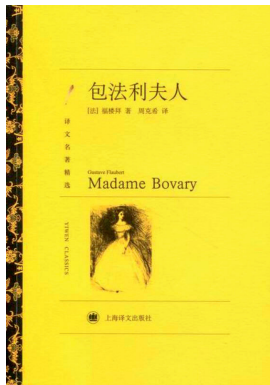
通俗文学也会出现很多很有生命力的东西，比如通俗文学一般来说不怎么装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直抒胸臆、很直白。精英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发展不动了，就需要向通俗文学、民间文学学习。如果我的分析不错的话，传统文学要想保持足够的影响力，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：适当缩短作品的长度，同时增强作品的密度和强度，迫使读者只有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才能欣赏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小说的短小化和精粹化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趋势。我认为，中短篇小说、篇幅短小的长篇小说，是未来传统文学叙事的主要体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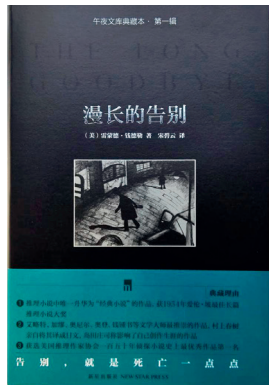
陀思妥耶夫斯基：《罪与罚》



乔伊斯：《都柏林人》



福楼拜：《包法利夫人》



钱德勒：《漫长的告别》

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，必须读世界文学。

问 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读者？有哪些经典又适合普通人的书可以推荐？

格非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读者，需要很多前提条件——他开始对某些作品产生兴趣，然后去接触，排斥网络上很水的消费型文学，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定之见，形成了自己比较恒长的看法，他积累了相当多的东西，有了自己的基础和重要的判断力，他就成了很好的读者。成为一个好读者的时间，可能要长达二十年。如果从十五岁开始阅读，到三十岁左右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读者，需要很高的时间成本来训练。

有些让我们“望而生畏”的大作家，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，“废话”很多，作品的枝蔓非常复杂，读起来毫无快感。如果你要迅速弄懂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可以从《罪与罚》入手，有点像通俗小说，几天就能看完，写作轻快、单刀直入，没有太多枝蔓，非常流畅，但整个作品又非常深入。

全世界公认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语言轻快、简洁，托尔斯泰创作它的时候很有激情，那时他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，不像晚年的作品那么虚无，但他的技巧已经成熟了，一个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了解它的美、它

思想的丰富和深邃。读乔伊斯，不要一上来就读《尤利西斯》，而要选择《都柏林人》，你一定会喜欢，所有人都能读懂。想了解福楼拜，就读《包法利夫人》。如果你更追求阅读的快感，我推荐钱德勒，我称他为介于严肃作家和通俗作家之间，他的作品非常好看，比如《漫长的告别》。

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，必须读世界文学。否则在中国文学这个圈圈里，是没法了解自己的。所以不要有偏废，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都应该读。

（本文为格非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访谈实录）